



↑1950年，塔昌村人手一枚“琼山县人民支持革命功绩奖章”。

### 抗争精神有渊源

塔昌村坐落在一座小山包之上，连绵的小山峦尽管不高，但起伏之间，别有一番景致。在村口一棵需两人环抱的菠萝蜜树旁，有一座建于2010年12月的纪念碑，正面书写着塔昌村革命斗争简史，村里的老人如今还能忆起冯白驹曾在树下分析革命形势的情景。

对塔昌村历史最了解的，恐怕当属老革命陈文桐(1918—1992年，解放后曾任万宁县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)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他就向村民王绥山讲述塔昌村的革命斗争史。

据王绥山介绍，大约在300年前，王姓和陈氏的先祖从闽南迁居到此，过着半农半商的日子，生活倒也富庶。村人曾集资在村后的山坡上建起一座塔，与村前的田昌水塘交相辉映，于是得名“塔昌”。后来，又有傅、符、林、周、张、范等姓氏陆续迁移入村。

塔昌人支持和投身革命，对不公际遇的抗争精神，是有历史渊源的。早在太平天国时期，塔昌人就参加“三点会”，开展反封建主义斗争。辛亥革命后，祖辈们又参加了“反袁(世凯)总会”，并组织起“村团”，抵制当地土匪。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，塔昌人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塔昌人的反抗精神，据说与祖先原来生活在闽南沿海，饱受倭寇的侵扰和战争的折腾有关。

作为进京代表之一，傅楫经于1951年9月13日与其他代表一起离岛。他的简历在《海南日报》前身——当年9月14日的《新海南报》上刊登：“傅楫经，琼山县树德乡塔昌村人，1927年参加革命，无论敌人如何严重的进攻，都不间断过对革命的支持。儿子、侄孙均参加革命而光荣牺牲，房屋被敌人烧光，并不断的遭敌人劫掠，所以，他是一位坚持敌后斗争的革命模范。”

傅楫经的经历，算得是塔昌人命运和精神的缩影。

塔昌村解放前的57名党员中，有许多父子、夫妻、兄弟或姐妹一起投身革命。如陈有宽、陈文桐父子，同宗的傅楫经、傅楫海两家8人，陈文会、陈文仕、陈文献兄弟3人，王会文和妻子邢春荣。

### 1926年成立党支部

大革命时期，村民傅楫海、王会生、陈有华、陈有连等人组织了乡团起义，在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中建立起农民赤卫队，办起了“平民夜校”。村中还有夜校识字班，就设在傅楫海带头兴办的拳头馆里。

1926年初，塔昌村建立了中共党小组，由傅楫海任组长。从此，塔昌村的“平民夜校”改为“农民夜校”，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道理。同年，塔昌村成立党支部，成为琼崖农村第一批党支部之一，村民符志顺为书记。

1927年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·一二”政变，不久，海南也发生了“四·二二”政变。此后，塔昌村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“清剿”，共产党员王会全、王时清、傅楫深、傅佑贵、陈有连先后被捕，在狱中英勇就义；中共党员、交通站站长陈文会被敌人装进“猪笼”游乡示众，然后被抛进白石溪(在该村附近)深潭，活活淹死。

塔昌人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吓倒。他们随之组织了农民赤卫队，攻克了白石溪军阀乡团据点，歼灭了整个乡团，接着又歼灭了相邻的中悦乡团。

1928年2月，塔昌村赤卫队主力与邻近各村数千名农民赤卫队队员，配合红军攻打拥有正规武装的国民党大坡民团，酣战三天三夜。党支部书记符志顺带着党员和群众配合赤卫队作战，党员傅楫海、符志顺、陈有宽等，手持铁耙、双筒、长矛、大刀，不怕牺牲，冲入了大坡民团老窝杀开了一条血路，国民党军溃不成军。

战斗胜利后几天，赤卫队在塔昌村的后边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，并宣布正式成立“树德乡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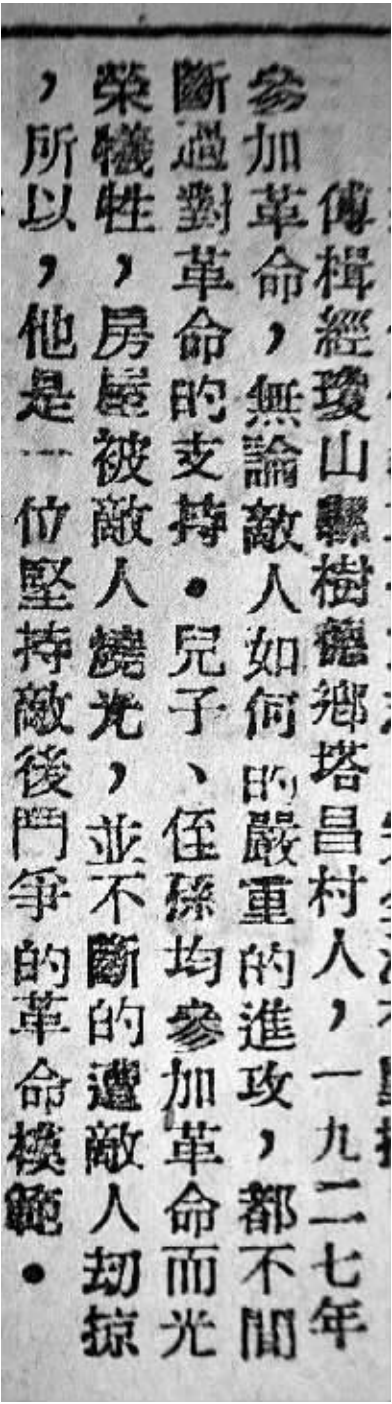
维埃政权”。 “树德”据说取自“树立新风尚新道德”之意。现在是隶属于大坡镇的一个村委会。

地处海口市东南部的大坡镇树德村委会，下辖6个自然村，塔昌村是其中之一。60年前，也就是1951年9月9日至11日，海南区老根据地代表会议在海口召开，推选出15名代表，准备出席北京国庆大典和会见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，这15人中的傅楫经，便是塔昌村人。

## “红色村庄”塔昌村的悲壮故事——

# 九死不悔 红心不变

文图\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



←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《新海南报》上，塔昌村民傅楫经的简介。

维埃政权”。 “树德”据说取自“树立新风尚新道德”之意。现在是隶属于大坡镇的一个村委会。

### 乔装掩护冯白驹

由于塔昌村在树德地区目标过大，在1928年至抗日胜利期间，曾经三次被围剿和烧杀，多次成为无人居住的村落。

“树德乡苏维埃政权”成立不久，1928年5月，国民党方面又纠集兵力向树德反扑，不少革命者惨遭杀害。共产党员、塔昌村的交通员符树存被捕时，把党的秘密信件塞进嘴嚼烂吞下，敌人为了捞到党的机密，用铁丝穿过他的脚筋吊着拷打，挖掉双眼，惨不忍睹，直至壮烈牺牲。在敌人的无情清剿下，塔昌村的党员和群众损失严重，村子基本无人居住。

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间，有部分琼崖特委的同志秘密潜回树德，与潜伏下来的傅楫海、陈文桐等人接上联系，重建塔昌党支部。1932年元宵节，塔昌村神枪手傅烈军借演戏机会，潜入戏场开枪打死了控制食盐，任意抬高盐价，坑害人民的地头蛇张景云；农历五月初四，他们又当机立断即地击毙了投靠国民党，带领敌人搜捕革命同志的符志

明。如此一来，敌人对塔昌村的镇压更加残酷。

1932年秋，蒋介石派陈汉光率部赴琼镇压革命力量，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，红军独立师解体，革命转入最低潮时期，冯白驹率领琼崖特委全体同志转入母瑞山。在塔昌村，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抓到国民党乡政府，党员傅佑铭和青年陈文献还先后被传到县政府，双双入狱。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全部被赶出来，离乡背井。整整一年，塔昌村又成了“无人村”。

直到8个月后，冯白驹从母瑞山突围，东撤到琼山一带打游击战。由于塔昌历来是敌后斗争的坚强堡垒，因此成为琼崖特委的主要活动基地。1935年3月，塔昌村的党组织才得到恢复，不久中共琼定县委在该村宣告成立。很多时候冯白驹和战友们都回到塔昌村养精蓄锐，以图东山再起。敌人搜山，村民就冒着生命危险，把游击队带回家中躲藏；敌人要搜家，他们就想办法把游击队带进山中隐蔽，千方百计使琼崖特委的同志们转危为安。

有一次，冯白驹在塔昌村的行踪被敌人察觉，几十个士兵冲进村里，准备活抓冯白驹，村民王会生急中生智，挺身而出，乔装成冯白驹跑向树林深处。敌人见状，以为是冯白驹等人，便一窝蜂地穷追不舍。最终，冯白驹得以脱险，不幸的是王会生被捕了，遭受了各种残忍的刑讯折磨，甚至双手双脚都被砍断了，但他宁死不屈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那段时间，冯白驹经常轮流住在傅楫海、陈有宽等六户家中，王白伦、刘秋菊等其他特委同志也在各家各户安全住下。敌人找不到特委同志，便连续三次进行围剿，30多名革命群众被押入狱受尽严刑拷打，无一人叛变。

塔昌村命运最悲惨的时候是在1939年日军侵琼后。1940年，华侨回乡抗日服务总团在村民王会榜家成立；1942年，中共琼崖特委第四届第九次扩大会议也在塔昌村召开。这些重要事件的发生，引来日军对村子进行大屠杀。有一次，21名党员和群众在地里劳作时，被人村日军全部杀害；年轻貌美的女共产党员邢春荣不幸被捕，敌人劝其放弃革命立场，享受富贵荣华，却被她严词拒绝，直至慷慨就义！

到1943年年底，塔昌村的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，或在战场牺牲，或被日军杀害，40多间房屋也全部被烧光摧毁。在恶劣的环境下，为了减少塔昌村人民群众的牺牲，党组织动员剩余的村民到白区或到亲戚家中居住。塔昌村再次变成“无人村”！

### “红色村庄”浴火重生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后，原本150余人的村庄，只有傅楫经、王会友等9名男子回到故里。这9人中，目前健在的仅陈明民一人，已经77岁，其左上臂还有日军入村烧杀时，被流弹击中后留下的疤痕。据他回忆，那时的塔昌只有村址，没有房屋，到处都长满了杂草、刺藤、树木，他们只好自己动手，在傅楫开家的位置简单修了一间小屋，暂时藏身。整整一年时间，他们没有饭吃，全靠采摘木瓜、香蕉、菠萝蜜和野菜来维持生命，日子过得像原始人一样。

此外，傅楫经从北京回来后，不久便下南洋，到了马来亚(1957年独立)，与次子傅佑团相会(长子傅佑兴已在战争中牺牲)，傅楫经在马来西亚(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组建)去世，他身后有5个孙子和15个曾孙侨居海外。

1951年8月18日至9月4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来琼实地慰问时，赞誉塔昌村为“红色村庄”。

今天，塔昌村的人口又恢复到了126人。虽历经磨难，但老区人民以无比的顽强，在浴火之后重生。

【本文写作参考了《中国共产党海口历史》、《琼山革命史料》(1984年10月20日第十辑)；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兴锋，原琼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、副研究员王万江，原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梁洪文，陈文桐的儿子陈宁等对本文有帮助。】



↑塔昌村七十七岁的幸存村民陈明民，左上臂的疤痕是日军屠村时流弹所伤留痕。